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台湾 墨人 著

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(原名:《春梅小史》)

台湾 墨人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(台湾)墨人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插页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721-8/I·1182 定价5.80元

墨人博士小传

墨人，是我国现在享誉中外的著名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学者。本名张万熙，1920年生，江西九江人，现在住在台湾。曾任报社主笔、总编辑、总经理、大学教授。已出版各种著作四十四种，其中有长篇小说《红尘》、《白雪青山》、《江水悠悠》、《青梅小吏》、《凤凰谷》、《灵姑》、中短篇小说《塞外》、《青云路》、诗集《哀祖国》、散文集《小园昨夜义东风》、中国古典文学论著《全唐诗寻幽探微》、《全唐宋词寻幽探微》、《红楼梦的写作技巧》等等。他的作品在台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并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。他因著作丰富，成就突出，1988年，设于美国的国际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、爱因斯坦国际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、1989年，世界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、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礼聘为副董事长、1990年，香港广大学院中研所聘为客座指导教师。他还被荣列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国际作家名录》、《国际诗人名录》、《国际文学史》等二十多种。他获得

的这些国际性的荣誉,不仅是他个人的,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。

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 (原名《春梅小史》)大陆版序

墨 人

我有两个长篇都是应女主角的要求写的。

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是一九五五年在台北市《公论报》连载完毕后，即由高雄市长城出版社出版，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。

这本书是根据一位素昧平生的女读者写给我的一封信写的。她是拙作《白雪青山》的忠实读者，我很同情她的身世遭遇。她是日据时代的养女，公公还是当时的要人。

像这类的长篇我都写得很快，两个月就脱稿。那时我才四十出头，又退休在家，虽不作游民，但已无业可就。因为那时正兴所谓“青年才俊”，我既不才，也不英俊。当时刚过四十，大老倌们就嫌我老，现在四十五十还是“青年才俊”，还正当令。

我求职到处碰壁之后，便下定决心，埋头写作。那时我五个子女都在大学中学求学，如果笔下不快，就过不了那个难关。即以在台湾《新生报》连载出版的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《红

尘》来说，我从动笔写作到完成，也不过一年半时间，但连构思、准备的时间在内，却长达十四年。今年一月五日我开始写《红尘》续集，到三月十二日已达十八万字，原预定一年完成，半年就够了，但也是准备的时间久，一动笔就快。

我另一个长篇《心猿》，更是应一位中南部读者、小学女老师的要求写的。我答应之后，她便将她的日记寄来供我参考。我也很快写完了，在高雄《新闻报》连载时题目是《紫燕》，等她结婚后我才出书，而且易名《心猿》。现在她早有归宿，每年还寄贺年片给我。日后如大陆出版这本书，我要恢复《紫燕》原名。

当然这两本书的女主角的姓名都是假的。

一九七二年台北市中华书局开风气之先，出版了五大本《墨人自选集》，其中有《白雪青山》、《灵姑》、《江水悠悠》、《凤凰谷》四个长篇，当时我没有将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选进去，认为它不是时代的主流。小说家姜贵先却很欣赏这本书，他认为应该选进去。

现在两岸已开始文学交流，但交流的还是支流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支流，主流还没有会合。如果要想两岸文学壮大起来，变成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学，还需要扩大胸襟，放开眼界。凡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文化、文学传统而又能推陈出新的文学创作，应该格外重视，突破一些不必要的障碍，让全中国人都能读到。文学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，扼杀了十分可惜。在文学上，我是最反对抱着金饭碗讨饭的，好在大陆上还有这种败家子的乞儿相。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站在中国的民族的土壤上尽量发展中国文学。只有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学真正壮大起来，才有免疫能力。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

能取代唐诗？取代宋词？取代《红楼梦》？取代《儒林外史》？连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也不能取代《金瓶梅》！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堂堂中国人，何惨之有？怕的是我们抱着旧的金饭碗讨饭，又不能及时铸造新的金饭碗以适应潮流。

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只是日本人侵据台湾五十年后的一个社会现象，连一条小溪也谈不上，更非主流。

但是大陆读者却可以借这本拙作了解当时的台湾社会形态。至于文学创作本身的事，还是请高明的读者自己判断，不宜由我来讲。

壬申年三月十二日

于台北市大屯山下

时年七十有三

陈春梅提着黑皮包，面容惨淡地走进悦宾旅社。旅社的女服务生看她穿着整洁漂亮的洋装，人也长得眉清目秀，雪白的瓜子脸，一副聪明相，连忙上前迎着她，笑盈盈地问：

“请问你要楼上的房间还是楼下的房间？”

陈春梅打量了一眼，楼下比较杂乱，光线也不大好，便轻轻地回答：

“楼上。”

女服务生是位二十七八岁的少妇，比陈春梅大，伶俐世故。她笑容可掬地领先上楼，走到楼上她又回过头来问陈春梅：

“请问你要单人房间还是双人房间？”

陈春梅爬了十几级楼梯，有点喘气，脸色更白，她停了一会才回答那女的：

“单人的。”

女服务生推开了几个单人空房间，带她看看，她选择了一间光线明亮，又很僻静的房间。女服务生又问她：

“请问你是住夜还是休息？”

她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封长信，诉诉自己的身世和痛苦，没有打算在旅馆里住，因此她随口回答：

“休息。”

女服务生望着她风流地一笑，笑得她摸不着头脑。女服务

生又轻轻地说：

“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她生气地摇摇头。

女服务生笑容满面地重新打量了她一眼，装作十分同情地说：

“我们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旅馆就是给大家方便的地方。我们这里非常保险，你不必担心，休息也用不着登记。我的嘴紧，不会走漏一点风声。”

陈春梅也打量女服务生一眼，知道她不是故意轻薄，便和颜悦色地对她说：

“对不起，请你倒杯茶来，别的事不用劳心。”

女服务生点点头，走下楼去。没有多久，泡了一壶茶来。陈春梅说了声“多谢”，女服务生笑盈盈地走了出去。

陈春梅把房门关上，背靠着门站了一会。她的身体显得很虚弱，加之心乱如麻，特别需要有个倚靠。

房间里有一张弹簧床，床前有两只单人沙发，沙发中间夹着一只茶几，床对面是一架咖啡色的保丽板面的衣橱。

她慢慢走向沙发，向衣橱上的大穿衣镜瞥了一眼，她发现她的脸色是这么苍白，轻轻叹口气，颓废地坐在沙发上。

最后她在床上拿起黑皮包，从皮包里取出一支原子笔，一叠西式信纸，一个大信封。准备写信给那位作家。

她望着面前的一叠西式信纸有点发呆，她觉得这叠信纸也写不完她心中想说的话。

她又开始回想她的身世，她也不知道这是第几十次几百次了？但她必须再想一遍，希望一点一滴都告诉那位作家，看看他能替自己出点什么主意？不然她只好自杀了！

两个日本警察，突然来到陈福田家里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先把陈福田双手铐住，陈福田的老婆凌绶，大女儿秋莲，儿子西德，小女儿春梅，都吓得哭了起来。日本警察怒吼一声，他们又吓得一齐住嘴，鸦雀无声。

日本警察带着陈福田的胞弟陈福生，在房子里到处搜索，翻箱倒篋，灶里的灰也掏了出来，缸里的米也倒掉，厕所里的鱼鳞板也撬开看看，没有发现什么，才在陈福田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叫他开路。

陈福田望了老婆儿女一眼，又望望弟弟陈福生，突然朝他脸上唾了一口。日本警察劈劈啪啪地打了陈福田几个嘴巴，打得鼻子牙齿出血，糊了一嘴，还一点一滴地落下来，落在胸前，落在地上。

陈福田的老婆儿女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日本警察咆哮着把陈福田带走，老婆儿女哭成一团，小女儿春梅在地上打滚。

陈福生悄悄地离开，凌绶突然止住哭，把他叫住：

“三叔，我问你一句话。”

陈福生停住脚步，回头望望她，冷峻地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阿兄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破坏皇民运动，反对效忠。”

“三叔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阿嫂，墙有缝，壁有耳。阿兄自己不肯改日本姓名，还要我和别人不改，又劝别人不要当皇军，现在南洋的仗打得正紧，日本人要我们效忠祖国，他唱反腔，人人都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陈福生回答。

凌绶一愣，孩子们也不敢哭，春梅从地上爬起来，拉着母亲的衣角，睁着大眼睛望望母亲又望望陈福生。

陈福生厌恶地望了他们一眼，拔起脚来就走，凌绶赶上一步，恳求地说：

“三叔，看在同胞手足份上，你想想法子搭救阿兄一下？”

“老虎口里拖猪，有那么容易？”陈福生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“三叔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？”凌绶流着眼泪说。

“阿嫂，好汉作事好汉当，我又没有皇亲国戚，日本人反脸无情，我怎么救得了阿兄？”陈福生冷淡地回答：“刚才他唾我一口，我不记仇，就很对得起他了。”

陈福生一说完话就跨出大门。凌绶又赶上一步说：

“三叔，就算果真有那回事，那又是谁告的密？”

“阿嫂，你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？”陈福生回头轻视地瞥了凌绶一眼：“难道你还想报仇？”

凌绶望望三个幼小的儿女，倒抽一口冷气，又哭了起来。

陈福生走后，他们娘儿们又抱头抱脑地哭了一阵。凌绶越想越怀疑，为什么福生随着日本警察进来？日本警察要他陪着

搜索？丈夫临走时曾朝他脸上唾一口，难道会是他告的密？同胞手足会做这种事？

陈福田被捕之后，直接解到台北，她想看他一眼也办不到。有一天她带着小女儿春梅和衣服食物去探望丈夫，被日本警察、狼狗赶了出来。她们母女两人被狼狗吓得跌了一跤，日本警察反而哈哈大笑。她日夜以泪洗面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东奔西走，托人帮忙，但是没有谁敢沾惹这件事，也没有谁有这个力量。有一天她去请一位正直的老年人作保，那老年人坦白告诉她：

“解铃还待系铃人，你最好去请陈福生作保。”

“阿伯，难道真是他告的密？”她怔了一会，才问那个老年人。

“我快要进棺材了，还和你说假话？”老年人回答。

“阿伯，难怪我要他作保他不肯保。”凌绶哭着说。

“他不肯保，我们怎么敢保？”老年人说。“你们鸡窝里起火，怎么找外人救？”

凌绶非常伤心，气愤，但是不敢马上和陈福生理论，她怕火上加油。

一天下午，凌绶的儿子陈西德和陈福生的大儿子虎仔吵架，虎仔骂陈西德：

“你神气个屁，你爸要坐穿牢底！”

“我爸是好人，马上要出来，你知道个屁！”陈西德也骂虎仔。

“我爸说的，你爸是个大坏人，是我爸告他的。”

陈西德听说是他父亲陈福生告的，马上冲上去抓他。但是陈西德打不过虎仔，反而被虎仔打出了鼻血，他哭着跑回家，

一五一十地告诉母亲凌绶，凌绶实在忍不住，这才去和陈福生理论：

“三叔，你告了阿兄的密，你虎仔又打我西德，这真是嫂嫂做鞋，婶婶有样，怎么一点也不顾手足之情？”

“阿嫂，你真是妇道人家，怎么胡说乱道？”

“三叔，我一点也不胡说八道，是你虎仔亲口讲的。”

“你捡着封皮就是信，孩子的话也能当真？”陈福生冷笑一声。

“三叔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我是装糊涂，不愿意伤了彼此的和气，早几天就有人告诉我了，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，难道他们也胡说乱道？”

陈福生上下打量了嫂嫂一眼，看她忠厚斯文，清清瘦瘦，仿佛嘘口气都可以把她吹倒，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也不过十二岁，西德才十岁，春梅五岁，他脸上的横肉跳动了一下，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阿嫂，你既然知道了，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：是我告的密，你打算怎样？”

凌绶气得脸色铁青，身子颤抖，过了半天才说：

“三叔，鹭鸶不吃鹭鸶肉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昧良心的事？”

“阿嫂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的性命要紧，知情不报，我也活不成？”

“你不告密，日本人怎么知道？”

“哼！孙悟空还翻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？想和日本人作对的，哪一个不是坐牢枪毙？”

“三叔，你好狠心！”凌绶哭了起来：“送了你阿兄一条命，

也坑了我们一家人！”

陈福生不作声，陈福生的老婆做好做歹地把她送了回来。

她看见三个幼小无知的孩子更加伤心，又搂着他们痛哭起来。

一个月后，她突然接到一坛骨灰，她当场晕了过去。苏醒过来时那送骨灰的日本警察已经走了，只有三个孩子围着她哭，惊恐哀伤地望着那坛父亲的骨灰。

陈福生却悄悄地将哥哥的一笔现款完全吞没。

陈福田本来不是个财主，这一来更是人亡家破，寡妇幼子，开门七件事都发生问题。而太平洋战争又一天一天逼近台湾，美国飞机几乎天天都来轰炸，桃园虽然是个普通城市，也人心惶惶。

陈福生完全不问他们的事，凌缎也不找他帮忙，他们两家就这样断绝了来往，连最小的春梅也不到叔叔家去。

真是墙倒众人推，陈福田在生时还有不少朋友亲戚来往。他一死那些人都不上门，生怕穿蓑衣打火，惹祸上身。凌缎去找他们，也避不见面，即使在路上碰见了，也装作非常忙碌，三句话没有谈完，调头就走。凌缎只好把眼泪往肚里流，回来还不敢对孩子们讲。

大女儿秋莲和儿子西德，在学校常常被别的孩子欺侮、奚落，不是衣服撕破了就是书撕掉几页，西德脸上往往被涂上黑墨水，哭着回来。小春梅和邻居的孩子们玩，也常常挨骂挨揍，比她大的孩子甚至抓住她的头发，按在地上要她喝尿，或是唾她一脸口水。有些野男孩子看她长得漂亮，还用下流的话轻薄她，她不大懂，反而睁着眼睛望着他们笑，让他们在脸上捏捏，

身上摸摸，忍不住痒时又吃吃地笑，捏痛了才哭着回家。

唯一对凌缎母子们好意照顾的是陈福田的妹妹雪娥，但她的家境并不好，有点力不从心。她没有生育，抱养了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养子狗仔已经十三岁，养女菊妹十二岁。她很喜欢春梅，看嫂嫂负担不了三个子女的生活、学费，便主动提议收养春梅。

凌缎也最疼爱春梅，丈夫死后不能再生，春梅成了断肠儿，因此更加疼爱。她听了妹妹的提议，不禁眼圈一红，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？她把春梅抱起来，强作欢笑地问她：

“春梅，你到阿姑家去好不好？”

春梅望望姑姑，笑着摇摇头。

“姑姑家有糖吃，去不去？”雪娥问她。

她听说有糖吃，有点心动，望望姑姑又望望母亲，亮晶晶的眼睛转来转去，小嘴咬着食指，在流口水。她姑姑看了好笑，连忙出去买了一小纸袋糖果回来交给她，塞了一粒在她嘴里，她把糖嚼得咯咯响，咧着嘴笑。

雪娥从凌缎手上把她抱过来，笑着对凌缎说：

“阿嫂，我看春梅愿意跟我，就怕你舍不得？”

“阿姑，如果春梅愿意跟你，那是从糠箩里跳进米箩里，反正你不是外人，舍不得我也只好舍。”凌缎黯然地回答。

“阿嫂，明年我就送她上学，最少要让她小学毕业，我不识字，吃了多少亏，不能让她再做亮眼瞎子。”雪娥说。

“阿姑，秋莲、西德小学一毕业，我就要让他们作事。春梅要是在我身边，上小学恐怕都成问题？”凌缎望望春梅说：“我看她比阿兄阿姐聪明，你要是能让她多读几年书，她阿爸在地下也会感激你。”